



# 愿每个孩子都能“微分了忧伤，积分了希望”

让学生心中有梦，脚下有路，眼里有光——幼儿园、小学、中学和大学，浙江4位个性教师共同的初心

本报记者俞亮

第35个教师节到来之际，在“最好的资源都给了教育”的浙江，记者走访了4位十分有个性的教师，他们分别执教于幼儿园、小学、中学和大学4个阶段。织网、设计、治愈、筑梦……他们用不同的育人方法，坚守着为师者的初心。把他们的情怀、理念和实践串联起来，“我们究竟要培养什么人”的答案，呼之欲出。

## “织网师”王芳：让孩子成为“打不死的小强”

在浙江省学前教育界，几乎无人不知王芳。早在上世纪80年代，她就开始思考并总结学前教育系统的教学内容目标，探索多种所有制办学模式，形成独立的幼教课程体系，让幼儿园从简单的“托管所”，变成孩子成长的“奠基石”。

缔造了浙江14所“名园”的王芳，办公室却不足10平方米。接受采访时，她一边说一边拿出一张白纸，用黑色水笔在上面写下关键词。

“学前教育要学知识吗？当然要，但不是小学知识的低龄化，而是一种思维准备，让孩子在学知识的时候更自觉、充分和快乐。”

王芳经常会去请教退休的老幼师，学前教育到底要怎么做才能真正有效。了解这个年龄段的孩子到底需要什么品格和能力才能更好地支撑其未来的发展。

1999年，她总结出了以情绪、情感为核心的“织网式课程体系”，致力于培养孩子的学习习惯和兴趣，面对困难和挑战时的情绪调整等等，为了深入相关研究，王芳干脆卸任了教育部门的领导职务。

“很多人问我这些年到底在研究什么，毕竟情绪情感研究，很难有立竿见影的效果。”王芳说，“我觉得，就是要耐得住寂寞。过去我们没有深入到人的角度来研究学前教育。有了情绪情感的支持，才能让孩子成为打不死的小强。”

知识、个性、情绪、品格……采访结束时，

王芳在白纸上写下的关键词全部串联了起来，成为一张网。她说，自己一直在做的事，就是“织网”，想用这张网，兜住那些跌跌撞撞却一往无前的孩子。

## “设计师”杨一青：抓住塑造孩子的“黄金期”

12岁就被世界著名音乐学院破格录取的钢琴神童薛逸歌，2015年曾在浙江省音乐厅召开过一场个人演奏会。演奏会结束时，她做的第一件事不是接受鲜花，而是邀请一位老师上台，为他献花。

这位老师，就是杭州市学军小学原校长杨一青。曾经，为了让薛逸歌能更好地练琴，杨校长允许她只来学校上半天课。

“个性化发展，不是口号，是要落实到行动中的，甚至有些时候，要担一些风险。光学校的那几节音乐课，培养不出音乐家。光是学校教育，也不足以培养出杰出人才。”杨一青说。

“站在未来，做当下的教育”——这是杨一青的办学思想。在他看来，育人，需要一种前瞻性的设计。而小学阶段的教育设计，尤为重要，因为这时候的孩子可塑性很强，是道德、习惯、素质、视野等形成的“黄金期”。

40年前，杨一青就提出了“整体观念，主体思想，个性发展，和谐关系”的小学教改纲领。20年前，他又提出了“个性化、现代化、国际化”的办学目标。

为实现这些“设计”，他不断扩充优秀教师团队，形成优质学校的管理运行模式。学校连续举办了32届青年教师课程评优活动。“用总书记的话说，就是一张蓝图绘到底。32年坚持做一件事情，你觉得教师队伍能不抓起来吗？”

上世纪90年代初，杨一青谢绝了教育局局长的职位，留在了教育教学一线。“当时，我的语文教学研究有了阶段性成果，学校管理研究刚刚起步。我觉得特级教师，就是要留在学校里做更多事情。”

退休后，通过浙江省“杨一青名校长工作室”，杨一青连续10年培育各地校长125名。在一届届培训班的结业典礼上，学员校长们拉

出了5米长的横幅，写下“杨老师我们爱你”7个字。

“教师的口碑永远是最重要的，要经得起别人的评价。虽然77岁了，但我觉得自己还很年轻，因为我的生命，会在教育事业和学生中延伸。”杨一青说。

## “治愈师”陈立群：“轻装上阵”才能让孩子走得更远

从东部沿海发达城市，到西部少数民族聚居区，陈立群校长待过的每所中学里，都有一片“志向林”。入学时，每个学生都在一张纸条上写下自己的目标，放入密封的瓶子，埋在亲手种下的“志向林”里。

“20年、30年之后，学生们可以来看看，瓶子就永远放在那里，学生们的志向就沉淀在那里。这个仪式表达了两层意思，一是鼓励学生朝着一个目标走去，这是‘志’，二是要一鼓作气走到底，这是‘气’，凡事成败皆取决于这两个字。”陈立群说。

贫困学生、问题学生、叛逆学生……从教40年，相比于“锦上添花”，陈立群做了更多“雪中送炭”的事。2001年担任杭州市长河高级中学校长时，他创立了“宏志班”，让上千户寒门走出了贵子。

“刚接触困难学生时，我以为免了他们的学费，解决他们的吃饭问题就可以了。慢慢发现，他们很多内心封闭，心酸的经历形成了消极颓废的思维定式。走近他们的内心很难，走进就更难了。”

意识到这一点，陈立群逐渐把“育人”的重心从物质帮扶转移到解决精神问题上来。通过课题研究、团队干预、班主任培训等方式，严惩不贷与温和治愈双管齐下，“让学生们知道，物质上的贫穷都是暂时的，只有精神上的贫穷才会无药可救。”

“做老师的人，在教育学生的时候，也在教育自己。唤醒学生的时候，也在唤醒自己。我们一定要俯下身子，去倾听孩子的呼声和想法，了解每个孩子都在成长中都经历了什么。只有解开孩子们的身心‘镣铐’，他们才能轻装上阵，走得更远。”

## “筑梦师”苏德矿：愿每个孩子都能“微分了忧伤，积分了希望”

“上课不看课件，只需一根粉笔，再复杂的证明，也能讲得条理清晰。”“矿爷”的课，不仅是数学课，而是逻辑思维课，是人生哲理课，更是坚定梦想的课……

上过高等数学（微积分）的人都知道，这门课的难度有多让人“绝望”。可是浙江大学苏德矿老师的这门课，300人的名额却有3000人报名，慕课视频、直播平台上，苏老师的课程点击量过百万。

在古旧的书房里，看着苏德矿老师满桌子的书籍草稿，看着他戴着1000多度的近视眼镜，用手机给微博留言的孩子们答疑解惑，记者开始理解，再枯燥深奥的课，也会因为老师的用心而成为“网红”。

“学生们觉得数学难，有的是思维方式不对，有的是学过的知识点忘了，有的是上课的某个环节突然开始听不懂了。所以老师一定要掌握几条，一是认真备课，二是研究教学方法，千方百计让学生动脑子而不是走流程，三是注意细节，把课上得更精细。”

苏德矿的“分析综合法”“形象教学法”，成了许多学生学数学、品人生的法宝。“无论孩子们将来从事什么，数学都是打基础的，掌握了周密的逻辑思维，能帮助他们更好地实现目标和理想。”

为了让更多的孩子能学好微积分，苏德矿在慕课上分享视频，直播上课，开设微博“矿爷课堂”给孩子们答疑。2019年8月24日，苏德矿要做手术，生怕手术后声带、手指受影响耽误上课，他硬是在术前的10天时间里，不分昼夜地预录完了210节课程视频。

“现在网上有很多免费学习的平台，有许多优秀教师开设的课程，只要愿意学，总能找到自己想学的东西。”苏德矿说。

“愿你们每个人，都能微分了忧伤，积分了希望”。此后，不少学生把这句话当成了座右铭——人生，就是逐渐克服困难，用一个个小目标累积成大梦想。

本报记者严勇

华坪县位于云南省西北部，是金沙江畔的一个小县城。8月的一天，刚下过一场雨，路上还有些湿滑。张桂梅早早地就出了门，开始她的家访。

走在崎岖不平的山路上，张桂梅需要有人搀扶着。此前昏厥多次的她，上衣口袋里常备着速心丸。1996年以后，她曾做了两次大手术，身体大不如以前。

尽管如此，张桂梅却有一大“怪”：不让学生家长来开家长会，自己却拖着病体走进农户家访。

她说，学校的孩子多数来自于偏远山区，家长来一趟学校不容易。留守孩子的成长问题也一直牵动着她的心。多年来，丽江华坪女高中学长、华坪县“儿童之家”福利院院长张桂梅一直奔波在家访的路上。

华坪县荣将镇和爱村的吕娜家，张桂梅去过好几次。去年，她考上了青岛大学，家里还有一个读初中的妹妹。因父亲患病去世，家里的重担全落在了母亲一个人的肩上。

发生家庭变故那年，吕娜正读高二，学习成绩直线下降。为此，张桂梅多次找吕娜谈心，帮助她调整心态。高考前的那个春节，她还专门把吕娜接回家里辅导功课。

“小丫头越来越漂亮了！”时隔一年再次见面，师生二人紧紧拥抱着。让她欣慰的是，吕娜目前做着好几份家兼职，生活费不用再找家里要了，还打算备考研究生。

“再苦上几年就好了，有啥困难随时跟我说。”走之前，张桂梅又给她打了打气。

类似于这样的家访，张桂梅坚持了10多年。每年寒暑假，她都带队深入到偏远山区的贫困学生家庭，足迹遍布丽江市一区四县，行程超过5万公里。

这对于身患疾病的张桂梅来说，尤其不易。可她还是咬牙坚持了下来，为的是给家长少一点麻烦，给学生多一份关爱。每次去到贫困生家时，张桂梅身上带的东西能给就全给了，就连冬天避寒的棉袄张桂梅都舍不得脱下来。

十多年前，张桂梅见过一个10多岁的小女孩：呆坐在山头上看着山那边，手里握着镰刀，旁边还放着一个割满草的破箩筐。

问：为什么不读书？答：家里给我订婚了。2004年，为了改变山里女生的受教育情况，她下定决心创办一所女子高中。为了让学校尽早创建，张桂梅一边拼命教书，一边走街串巷筹款。

受过冷嘲热讽，也遭恶犬咬过，还被人吐过唾沫星子，误以为是骗子，一向要强的张桂梅也曾打算放弃，但一想到那个小女孩对读书渴望的眼神，她还是坚持了下来。

2008年9月1日，在政府的支持下，女子高中正式成立。第一批学生全部来自山区贫困家庭。她们在这里读书，只用交伙食费，有的甚至补贴生活费。

如今的女高，教学楼、宿舍楼、实验楼应有尽有，学习之余，师生们还可以在标准的足球场上踢踢球、跑跑步。

可在11年前，女高只是一个梦。学校没有围墙，周围杂草丛生，常有蛇出没。到了晚上，学生上厕所成了最大的问题，得由一名女老师和一名男老师当“保镖”陪着。最多的时候，每个老师一个晚上要跑十几次，第二天还要给学生上课。

“孩子们很懂事，有时故意憋着不去上厕所，一到晚上就不喝水。”张桂梅心疼地说，她们后来也不怕蛇了，碰见了就直接拿棍子挑走。

“没围墙、没宿舍、没食堂”，和“三无”学校相比，张桂梅最担心的还是人心涣散。

3个班100名学生，全部来自山区。学习基础薄弱，很多连初中知识都没有掌握。为了给她们更多时间补短板，张桂梅带头和老师打扫教室和操场。

早起蒙着脸打扫教室，休息时间严重不足，第一批招进来的15个老师走了一半，哪门课缺了任课老师，她就顶上去，有时候一天要给学生上好几节课。

老师一走，学生也待不住了。看着学校快要办不下去，张桂梅只好一个人跑到旗杆底下哭。这个内心强大的东北姑娘第一次感受到强烈的挫败感。

整理档案的时候，她突然发现，留下来的8名教师里面，有6个是党员。这让张桂梅眼前一亮。

“党员在，女高就有办下去的希望。”带着这样一份坚定，张桂梅想着把他们叫过来见面谈心。人到齐了之后，第一件事就是重温入党誓词。

“一定要把山区孩子送上大学！”看着大伙眼角都有些湿润，张桂梅心里知道，人心齐了，女高有戏了！党支部也在那一天正式成立。

佩戴党徽上课，发挥党员带头作用，这批留下来的老师硬是把这份沉甸甸的责任扛了下来；周末利用休息时间给学生补课，一道题反反复复讲8遍；生病了也要坚持来上课，不落下一个知识点；女老师把生孩子的事情一拖再拖……

师资紧缺，学生底子薄、仅收伙食费……起初，这是一所被认为是“绝对办不下去的学校”；三年后，第一届学生参加高考，96人全部考上大学。很多师生抱在一起，泣不成声。

“好孩子不仅是家里的第一个大学生，也是村里的唯一一个。”张桂梅说，通过教育改变山里人的命运，再苦再累也值得。

10多年来，女高的老师辛勤奉献，甘为人梯，把学生送了一批又一批。截至目前，已有1600余人考上大学，从小山村走向了大城市。

有的学生大学毕业回到梦想开始的地方，周云丽就是其中的代表。她是女高的第一届毕业生，目前已在学校任教4年。

# 不让贫困代际传递，“大山园丁”坚守苗乡55年

本报记者向定杰、肖艳

“打篮球，我可以打全场。”“往针眼里穿线，我两下就找准了。”时不时，快73岁的王大英嘴里会冒出几句“大话”，让人感觉像个孩子。

这或许是和孩子待在一起太久的缘故。作为贵州省开阳县高寨乡平寨民族小学的一名教师，王大英虽然2002年就已退休，但仍没有离岗。

“教了50多年，学生都是我学生的学生了。”她常对来访者念叨。不过，只要一换上苗族服饰，重复起蜡染、刺绣的工序，她又瞬间像打了鸡血，因为这是她一辈子与贫穷战斗的“武器”。

从以教女红为条件让苗家姑娘上学堂，到开办农民夜校、女子春蕾班“扫盲”普及汉语知识，到如今坚守工作室、传习所让民族文化活态传承。半个多世纪弹指一挥间，大山外面的世界已经翻天覆地，但王大英改变家乡面貌的初心不变。

## 女娃可以上学读书

2018年9月7日，记者第一次见到王大英。那天阴雨绵绵，从开阳县城到高寨乡平寨民族小学，沿着蜿蜒的公路行车，路上偶尔还有滑波。近两个小时，一条狭长的山谷间，传来学生叽叽喳喳的吵闹声。

踏进校门，身穿百褶裙的王大英冒雨迎上前来，还没多说话，她粗糙的手便伸了过来，在湿冷的天气中带着一丝暖意。在她带领下，记者来到学校专门为她设立的民族文化传承名师工作室，屋里挂满了蜡染、刺绣的样品以及学生们的民族服饰。

“我每星期都要回来，给学生上民族文化课。”王大英说，退休后自己也带孙子在隔壁乡镇上学，所以两边跑。拿出一块蜡在小火炉上慢慢融化，王大英坐在矮矮的板凳上，用蜡刀蘸着蜡汁，在布上娴熟地演示着如何画出工整的花纹。

这些技艺她从五六岁就开始接触。王大英出生的高寨乡是开阳县一个偏远乡镇，与黔南福泉市、贵定县、龙里县隔河相望，全乡约有三分之一为少数民族，其中很大一部分是苗族，蜡染、刺绣是女人的生活必须。

“从小就开学学，因为苗家姑娘出嫁时，家里必须要准备十多套衣服，衣服越多、越漂亮，娘家人就越有面子。”王大英说，小时候家有七姊妹，她排行第五，那时虽然条件很困难，但开明的父亲反对重男轻女，坚持让她去县里的幼儿师范学校读书。

1961年，由于粮食紧张，学校被迫停办，她又转学到开阳中学。“我不懂汉语，就不想去读。”王大英回忆，那时自己看课本，除非青蛙、玉米等有配图，否则根本不懂得是什么意思，于是她就退学回家继续学了一年刺绣。

1964年，赋闲在家的王大英17岁了，听说当地有一个顺岩河教学点停办6年了，一直缺老师，她就自告奋勇要去试一试。“根本不像个学校。”她清晰地记得，教室里几块石



▲王大英在苗族服饰非遗传习所指导孩子们刺绣(7月24日摄)。 本报记者向定杰摄

头支起来就是桌凳，茅草盖的房顶有碗大的洞，所谓的教师宿舍也是牛圈改造而来。

“我打算第二天就走，但是我又想，如果我都怕苦不敢留下来，那谁还会来这里教书呢，我们苗家的孩子不是永远没有希望了吗？”考虑再三，王大英毅然选择留下。

从农家借来锄头、撮箕，王大英很快把教室清扫干净。随后，她又搬来几块石头、搭起木板，铺上谷草当床，寝室也有了。劳动中途饿了，她就在山上捡来柴生火，煮一点自己带的苞谷面充饥。

硬件条件基本解决了，紧接着，王大英开始走村串户，动员孩子入学，可来的11名孩子中没有一个是女生，为了让女孩子也能像男孩子一样上学，她白天上课，晚上又继续做动员。

“我一说让她们读书，就把房门关起，躲着不见人。”“大人也不相信我一个小姑娘。”王大英说，碰了几次壁后，她想到了一个办法：告诉家长，女孩来学校可以学刺绣，做嫁衣。就这样，一下子23个女孩走进了学堂。

慢慢地，学生越来越多，就连临近龙里县的都有。学校也有了5个年级，可仍然只有王大英一名教师、一间教室。为了让学生能正常学习，她让1到3年级的学生早上来上课，4到5年级的学生下午来上课。1969年，嫁到顺岩河的王大英，看着教学设备太差了，忍痛把家中唯一的肥猪卖了80元，又以丈夫的名义贷款150元，为学校添置了20套崭新的课桌。

1983年，因为一直坚持在偏远山区教学，王大英获得了“全国优秀班主任”称号。“当时轰动了开阳县。”王大英笑呵呵地说，轰动的原因不仅是得了荣誉，还因为自己的工资涨到了20块5毛。

## 大人必须“扫盲”识字

1975年7月的一天，时任顺岩河大队队

长班正明把全村群众的布票领了回来，自己不识字，特地来找王大英帮忙。村民大多不识字、买卖不会算账，这对王大英的触动很大，让她萌生了开办业余农民夜校的想法，白天教小孩，晚上教大人。

王大英说，“村民没文化闹出过不少笑话，比如有人去街上赶集，买肥料觉得80斤比100斤多，因为只知道8比1大。”

同年8月，王大英的流动夜校开班了。她先用汉语讲，再苗语翻译，教村民怎么丈量尺寸，认识圆角分。有时候，为了一个字、一个词、一句话，她要不厌其烦地教上10遍、20遍。冬天冷的时候，她还会在自家点起煤油灯教书。

不久后，政府送来了蜡烛、课本、粉笔、墨水等，随后，很多地方都来学习经验。经过培训考试，王大英带的第一批63个农民，有57个合格，第二批93个则全部脱盲。从1975年到1982年，农民夜校帮助当地数百人脱盲。

1992年，顺岩河教学点撤销，坚守了28年的王大英调到平寨民族小学。虽然从一个偏远的村民组到了中心小学，但王大英深知，改变家乡的贫穷面貌，非得读书不可。

在一次走访中，她得知当地还有很多十七八岁的姑娘没读过书，不会说汉语，于是她就在妇代会等场合呼吁关注这类现象，次年学校同意申请，专门设立了苗家女子班，后来改名春蕾女童班。

“办了两届，38名贫困苗族女孩得以进校学习文化课程，有的还考上高中、升入大学。”王大英说，现在平寨民族小学有几位老师就是毕业于这个班，李中兰就是其中之一。

从平寨民族小学毕业后，成绩优异的李中兰继续读书，2014年大学毕业后，她考回家乡平寨民族小学当老师。“王老师人很好，是她改变了我们的命运。”李中兰表